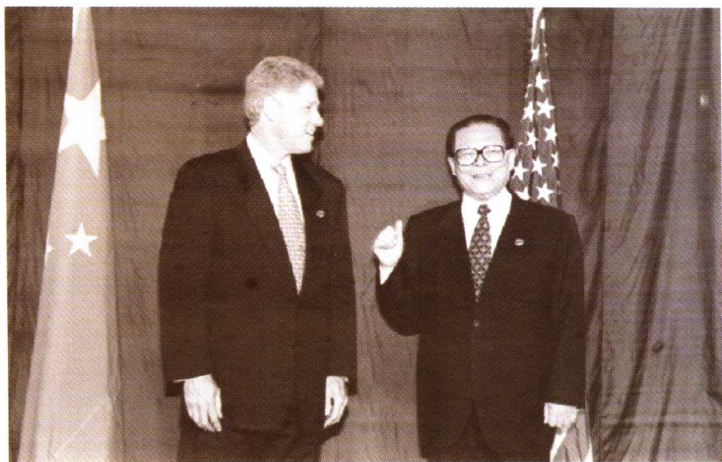




1996年11月24日，江泽民主席（右）在马尼拉菲律宾中央银行大厦同美国克林顿总统举行会晤，通报了我国在广西地区发现“二战”美机残骸以及飞行员遗骨的情况。

（刘建国 摄）



1996年12月9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左一），与美国国防部长佩里（右一）在美国国防部举行会谈。会谈结束时，迟浩田向美方移交了在广西地区发现的“二战”美机残骸中的部分遗物。

（房建国 高仁良 摄）



美国第14航空队375轰炸机中队40783号机组人员合影。



发现失事美机残骸的兴安县华江瑶族乡阳雀村村民潘奇斌（右）和蒋军（左）。

（王广义 摄）



美军夏威夷中心鉴定实验室指挥官杰姆士·考恩上校(右一)在坠机现场检查美军专家的搜寻工作。

(李传富供稿)



兴安县博物馆副馆长岳启海(右)和兴安县副县长刘登太在坠机现场工作。

(岳启海供稿)



“美国之音”记者何宗安（卧床者）出院前与桂林地区人民医院主要医护人员王玉彩（左三）、曹伟宁（左一）、韦广粤（左五）、李环波（右二）、谢晓霞（右四）、李英（右一）等合影。

（李一颖 摄）

中方人员在猫儿山通往坠机现场的悬崖上架设简易木梯和绳梯。

（李传富供稿）





1997年11月4日，桂林地区行署专员覃瑞祥（左二）、桂林警备区司令员郑垣嘉大校（左三）等到猫儿山慰问美军专家。左一为美军专家组队长马克·基尼少校。

（李传富 摄）



1997年11月3日，失事美机机组人员中惟一的后代——吉姆·杰格先生到猫儿山凭吊先辈。

（李传富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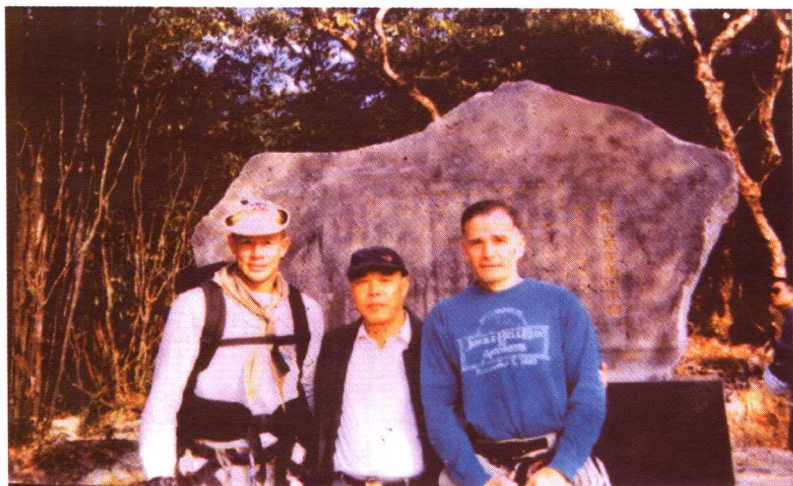
1999年9月22日，第四次美军飞行员遗骸交接仪式在桂林市榕湖饭店举行。广西区外事办公室主任黄永强（前排右）、美国国防部部长助理罗伯特·琼斯（前排左）分别在交接清单上签字。

（李传富供稿）



1997年11月2日，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副领事石海珍（左二）向潘奇斌（左三）转交克林顿总统的感谢信及“美国之音”赠送的礼品，中方出席仪式的人员有桂林地区行署副专员廖新华（左一），桂林地区外事办副主任李传富（右一）。

（李传富供稿）



美军夏威夷中心鉴定实验室指挥官杰姆斯·考恩上校（右）在猫儿山察看美军专家搜寻工作时，与桂林地区外事办副主任李传富（中）、美军专家组长托德·高乐上尉（左）在美军失事飞机记事碑前合影。

（李传富供稿）

THE WHITE HOUSE
WASHINGTON

March 19, 1997

Pan Qiwe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ear Pan Qiwen: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selfless act of heroism in rescuing Voice of America journalist Stephanie Ho after she fell at Maoer Mountain.

Your courageous efforts will be long remembered, not only by Americans and Chinese, but by people across the globe, as an example of compassion that transcends nationalities or cultural differences. You have shown yourself to be a true citizen of the world, and I commend you for your bravery and resourcefulness. On behalf of a grateful nation, please accept my most heartfelt thank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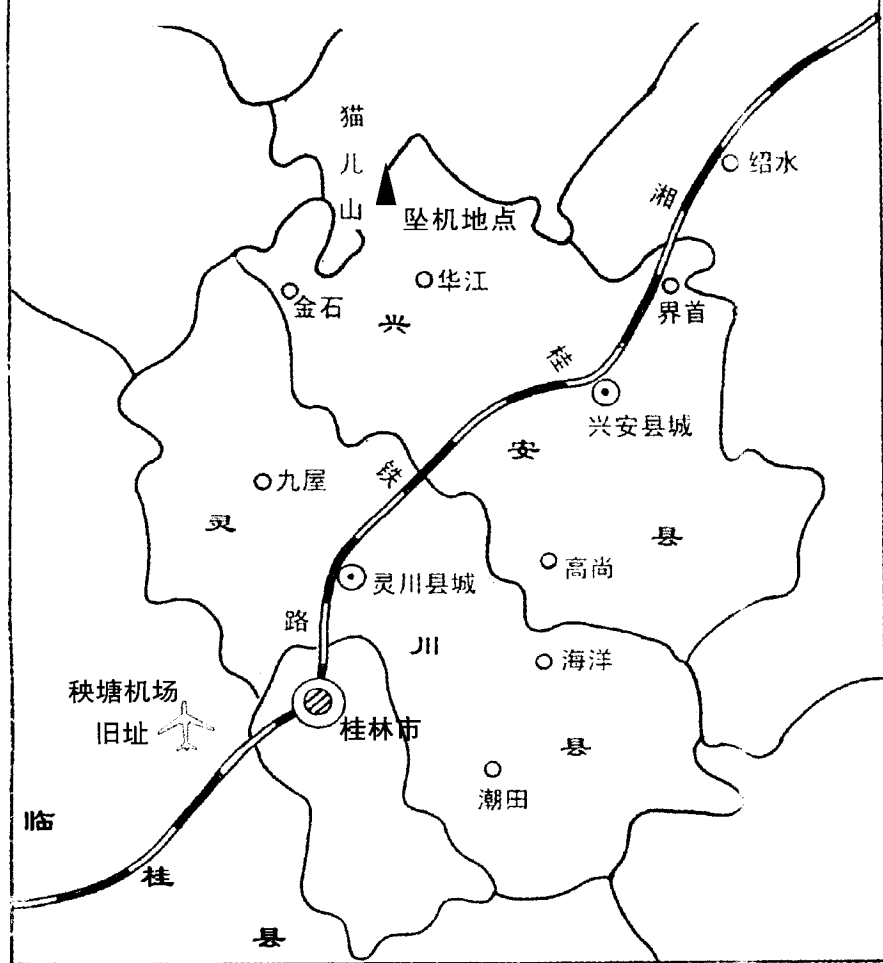
Sincerely,

Bill Clinton

美国
总统
克林
顿给
阳雀
村村
民潘
奇斌
的感
谢信。

（李传富供稿）

失事地点示意图



(王广义 制作)

目 录

我们发现了失事美机残骸	潘奇斌(1)
我与失事美机有缘	蒋 军(9)
我参加搜寻失事美机残骸的经历 岳启海口述 何开粹 王广义整理	(20)
搜寻失事美机残骸前期工作的回忆	刘寅才(28)
鉴定猫儿山失事美机残骸始末	赵 平(43)
猫儿山历险纪实	窦秀清(59)
我所知道的一些情况	郑垣嘉(73)
难忘的几件事 ——关于搜寻猫儿山失事美机残骸的回忆	廖新华(81)
难忘的桂北之行	杨秀萍(93)
我们救出了“美国之音”女记者	欧阳才口述 唐禄干整理(101)
我参加营救何宗安女士的经过	秦先庆(109)
悬崖下的生死考验	郑文宝(118)
营救何宗安女士的经历和见闻	刘桂西(122)
救护“美国之音”记者何宗安纪实	曹伟宁(130)
克林顿总统的感谢	李传富(139)
架设中美友谊的桥梁 ——在猫儿山协助美军专家搜寻小组工作的日子	魏 然(142)
我三次协助美军专家组开展搜寻工作的经过	李传富(146)
吉姆·杰格先生到猫儿山祭奠先辈	郑垣嘉(167)
我与美军专家相处的九十天	秦光明口述 何开粹整理(173)
一个随队护士的回忆	唐海玲口述 何开粹整理(180)

为“飞虎队”英烈树碑	李传富(189)
第四次搜寻失事美机残骸行动追记	容向前(192)
为了告慰异国烈士的英灵	
——第四次联合搜寻猫儿山失事美机残骸工作侧记	
.....	李达中(199)
搜寻猫儿山失事美机残骸大事记	李传富 刘寅才(205)
参加搜寻猫儿山失事美机残骸的美军专家名单	
.....	李传富 容向前(223)
附录	
兴安县人民政府关于保护华江地域飞机残骸的通告	(226)
美国“飞虎队”援华抗日始末	何开粹(227)
美国“飞虎队”在桂林	赵 平(246)
“飞虎队”在桂林	刘光世(264)
后记	编 者(269)

我们发现了失事美机残骸

潘奇斌

我是兴安县华江瑶族自治乡阳雀村农民。我的家就在华南第一高峰——猫儿山的山脚下。猫儿山海拔 2100 多米，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被云雾遮盖，显得很神秘。对我们当地的农民来说，跟它打交道的机会就很多了。山上的好多地方，甚至原始森林，我都去过。

我们那个村子田并不多，农历九月间正是农活不多的季节。记得 1996 年国庆节的晚上，我和同村的蒋军在一起聊天，聊着聊着就谈起了上山采药的事。我俩平时就谈得来，这下又想到了一起，当即决定：第二天一早出发，上猫儿山采药。

我们农村有个习俗，男子要是上大山办什么事，出发时最忌讳碰上女人。那天我和蒋军都起了个大早，两人各自带上两天的干粮，然后一起出发了。天刚蒙蒙亮，当我们走到村口时，不想偏偏碰见本村的一位刚过门不久的新娘挑牛草过来。我们躲避不及，只好相互打招呼。她的家公看见我们往村外走，便及时喊一声：“没得事，老天保佑你们顺利！”算是帮我们消除“晦气”。我和蒋军相互对望一下，没说什么，但心里却有些打鼓，觉得背时，不知道这次上山到底顺利不顺利？会不会有收获？

那天早上出村时雾气很大。但我们爬上大山时，浓雾已经散去，太阳慢慢地升了上来。我俩都知道，这样的天气不错，老天爷还是照顾我们的。

我们爬过一座座山坡，中午时分便到达了海拔近 2000 米的铁杉林公园。所谓公园，其实就是一大片原始森林，它是猫儿山自然保护

区的一部分。我俩在那里歇了一会儿，接着又专门往那些没人走过的山沟里走。前面根本没有路，到处都是小灌木、杂竹、野刺和弯来绕去的树藤，我们的衣服都被挂破了。有时要沿着山沟往上爬，我们就用双手抓住杂竹，一步一步地攀上去。大约是中午两点多钟，我和蒋军早已是满身大汗，气喘吁吁。蒋军说：“我们先休息一下，吃点东西再说吧！”我说好吧，便一屁股坐下来，这时才感觉肚子饿得咕咕叫了。我说：“都半天了，我们只采到这点药材。也许上面还有好药材吧，我们沿着这条溪爬上去看看，如果天黑了，就地睡觉也行。”

吃过干粮以后，我俩继续往上爬。不知不觉之中，太阳快下山了，大山里变得阴暗起来。我们四处望去，竟看不清东南西北了。为了找方向，我和蒋军一起爬到一棵大树上面，然后四处瞭望。我们看见的只是悬崖峭壁和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刚想下树，我突然发现，离我们不远的山崖上有一大块白色的东西十分醒目，不知是什么东西？我对蒋军说：“你看到那边一大块白色的东西了吗？”蒋军说，他刚才也看见了，感觉很奇怪，山上到处是绿幽幽的老树林，怎么会出现这种白色的东西呢？我们一起过去看看吧！下树以后，我们怀着好奇的心情向对面爬去。才爬了5米左右，我的一只脚突然被一件硬东西绊住了。我低头一看，原来是一个像机器部件模样的东西。我大喊起来：“蒋军，快过来看看，这是什么？”他走过来东看西看，也说搞不懂是什么。我们一起使劲将它搬开一看，只见里面有一些白色的东西和生了锈的铁质零件，还有一些机器零件散落在地上。在离机器零件四五米远的地方，还有很多大块小块的东西，白白的好像是铝片。在这深山老林里怎么会有这些东西呢？实在使人感到莫名其妙。

这时天已经黑下来，我们无法再看清楚了。两人一商量，当即决定先找个地方睡觉，明天早晨再来。于是，我们找了一块比较平坦的地方放下随身带来的东西。本来深山里是不允许生火的，但这里的夜晚实在冷得难熬，没有火不行。于是我们先清理出一圈防火隔离带，然后拾来干柴点燃。有了这一小堆火，一来可以御寒，二来也可以吓唬大山里的野兽，保护自己。

因为爬了一整天的山，我们又困又乏，很快就在火堆边睡着了。10月3日清早我们被冻醒过来，才发现火堆早已熄灭，时间也大约有6点多钟了。我们没法洗脸，又一起爬到昨天傍晚逗留过的那个地方。这时我们看得比昨天清楚多了，看见了很多大大小小的铝片、生了很多锈的铁块，和几个像炸弹一样的东西，还有一个很大的轮胎夹在山崖上的石缝中间。我和蒋军都已经认定，这是一架飞机的残骸。但它究竟是什么飞机，什么时候掉到深山峡谷里来的呢？万一它装过细菌弹、毒气弹，或是还装有炮弹的日本飞机，那是很容易出事伤人的。于是，我俩决定马上离开这个危险之地，下山回家。

当天11点多钟，我们一起到了铁杉林公园，在那里吃完午饭就下山了。回家以后，我们对村里人说了发现飞机残骸的事，可是谁也不相信。为了证实这件事，我们又一次去了黑冲，从坠机现场那里捡回了一些小铝片。几天后，我带着小铝片乘班车来到兴安县城，找到了在县农械厂工作的王正亮和在县机耕队工作的王正彩两个表舅，对他们讲起了在猫儿山发现飞机残骸的事。他们对我说，先莫乱动飞机，等弄清楚了再说。

过了几天，表舅王正亮带着县农机局长和县文化局的几个人开车来了。我和蒋军带他们到了飞机失事现场。县文化局搞文物工作的人一看便知道这件事非同一般，还说要报告上级领导。他们回去以后，果然向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作了汇报。县领导非常重视，县公安局不久便发出通告，要求保护好飞机失事现场，任何人都不能擅自进入。县文化局的同志对我说，你和蒋军发现了失事飞机，这是一件好事。今后调查失事飞机的事，都要由政府出面，到时候还要请你们两位积极配合呢。

1996年10月18日，由兴安县文化局领导带队，我和蒋军、刘有财、方文华等9位农民协助他们上猫儿山，到坠机现场开展搜寻工作。县文化局的秦先庆、县博物馆的岳启海副馆长等人负责搜寻机组人员的骨头，我们几位农民负责将拆卸下来的飞机零件和其他物品搬运到山顶上，然后再运回县城。当然，我们的搬运工作还是由岳启

海他们指导的。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努力，我们共运回飞机的机翼机身12件、仪表等部件13件、螺旋桨7叶、氧气罐22个、重机枪6挺、手枪8支、子弹一批，以及5块飞行员身份标志牌，还有一些遗骨。

不久，我们听县文化局领导介绍，那些飞机零件经过文物专家鉴定，确认是美国的军用飞机。抗战时期中美两国是盟友，美国方面派“飞虎队”来帮助我国抗日，这架失事飞机就是属于“飞虎队”的。他们还说，美国方面已经证实，我们发现的这架飞机是轰炸机，是1944年8月31日失事的。当时机组人员共10名，飞机撞山后全部遇难了。他们是为中国的抗日事业而牺牲的。江泽民主席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会见美国总统克林顿时，还专门提到了我国在猫儿山发现“二战”美军失事飞机的事呢！听这么一说，我和蒋军才知道，发现这架美国飞机并不是一件小事，它关系到中美两个大国的友谊呢！

1997年1月13日，我和蒋军接到县政府的通知说，美军专家组将在今天到达兴安，要求我们两人马上赶到县城，准备配合美军专家上猫儿山开展搜寻美军烈士的遗骨、遗物的工作。当天，我俩马上搭乘从华江到县城的班车，赶到县政府报到。

第二天早上5点多钟，中美两国人员从县城出发，同行的人中有自治区外事办、地区行署、桂林市警备区和县政府的领导和随行人员，还有几十名中外记者。到海拔将近2000米的地方时，大部分人马留在那里，只有美军专家、几个我们本县的干部、民工和8名中外记者前往坠机现场。那些穿便衣的武警和公安人员只能在距离现场2500米远的地方守候。

那天天气很不好。到山上时，雾很浓，5米以外就看不清东西。天还下着细雨，山路很滑，一不小心就会跌下悬崖，发生生命危险。我和蒋军、岳启海、秦先庆、刘小勇和欧阳才等人当向导，负责美军专家组和记者组的安全。对此，我们感到责任重大，也十分担心。在下悬崖前往坠机现场的路途中，我们不时地提醒美军专家注意安全。因为语言不通，我们只能通过不断地手势比画来做示范动作，告诉对方一定要抓稳绳索、杂竹，脚一定要踩稳，一步一步地下去，或是慢慢地走好。

有一位“美国之音”女记者，人长得胖，爬悬崖时十分困难，我和欧阳才都特别注意保护她，尽量使她跟上队伍。

第一次带美国专家去坠机现场，花费的时间大约有3个小时左右。我们好不容易才下到了黑冲，这就是坠机现场了。那些记者也没顾得上歇一下，马上对美军专家进行现场采访，同时也采访了我蒋军。采访结束后，记者们由欧阳才、秦先庆带路，由原路返回。美军专家们留在坠机现场，开始进行搜寻工作。我和岳启海、刘小勇、蒋军4人协助美军专家清理现场。因为天气不好，还在下雨，美军专家干了不长的时间，便返回山上的营地，我们几位本县干部、农民仍然同他们一起走。

先往回走的记者们走得很慢，我们渐渐地快赶上他们了。这时，在前面约100米远的地方突然传来喊声：“有人掉下悬崖了！”我听得清清楚楚，马上对刘小勇说：“我们过去看看！”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往前赶去，只见还有一些外国记者全身紧贴在山崖边，双脚踩在只有大约30厘米宽的临时小路上，下面就是深不见底的峡谷，实在太危险了。我对秦先庆说：“快叫人把上面的记者带走。”为了营救掉下悬崖的人，我和刘小勇也顾不得那么多了，一起沿着崖壁，抓着杂竹，快速地滑下去。下到大约70米处，我看到那位美国女记者正仰着脸躺在那里。她的头部朝下，双脚朝上，头部、脖子都被树根夹着。我回过头朝上面喊：“人找到了，快下来人哪！”我一边喊，一边爬过去，将夹住女记者头部和颈部的树根搬开，再将她的身体向平面移过来。我观察了一下，她已经处在昏迷状态，头部有肿包，开始还以为没气了！这时，刘小勇也赶到了。他把自己的胳膊小心地垫在女记者的头部下面，让她感到稍微舒适一些。欧阳才、秦先庆这时也一起赶到了。女记者也稍为睁开了眼睛，说明她已经醒过来。我们几个人商量之后，便轮流将女记者背到一个稍为平缓的地方。可是怎么将她搬上去呢？这里是很陡、很滑的悬崖，各人连自己下来都很不容易，怎么背她上去？一时也没有办法。大约20分钟以后，县武警中队的郑文宝等人也赶到了。两股力量合在一起，事情就好办多了。我背起女记者时，为了不

使她再碰伤，自己干脆用双脚跪在地上，一步一步地往上爬。旁边的人用手抓住她的衣服，后面的人推着我的双脚。这样爬了几分钟，我已经是全身无力了。这时蒋军从崖上丢下一根麻绳，郑文宝接过来，将自己和女记者捆在一起，上拉下推，效果比刚才好。但是他也坚持不了几久，只好让别的武警战士继续背。费了好大劲将女记者拉到山崖上的安全地带以后，我们才有了喘气的机会。大家仍然是轮流背她，一步步地往前走。走了一段路，上面的人将担架送来了，大家将女记者放上已经备好的担架，大家接着轮流抬她，继续往设在铁杉饭店的指挥部走去。在场的美军专家和中外记者看到这一场面，也纷纷加入援救行动，有的抬，有的帮递东西。

到达现场的全部人员到达铁杉饭店门前（指挥部所在地）之后，一大帮中外记者便围住了我，要对我进行现场采访，可是我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当他们采访美国国防部的一位官员时，只听他嘟哝了两句，翻译解释说，他的意思是：“感谢潘奇斌以及加入救援何宗安女士的所有的人。”这时我才知道，这位美国女记者的名字叫何宗安。

当天傍晚，何宗安被中方医护人员用救护车送往桂林住院治疗去了。

1997年10月16日至11月26日，美军专家组第二次到猫儿山进行搜寻美军烈士遗骨、遗物的工作。我和蒋军等人仍然配合他们一起做有些事。

记得是11月1日那天，自治区外办的一位领导对我说：“你跟我到桂林一次，这里的工作暂时由蒋军负责。”2日上午，我们乘小山下山后直奔桂林的大宇大饭店。这时我才知道，我们这次要见的是一位外国女士。我们被引进一个会客厅后不久，一位外国女士和她的随从一起走进来了。她笑咪咪地跟我握手、问候。经翻译介绍，我才知道她是美国驻广州领事馆副领事，中文名字叫石海珍。她说，她是为了执行一项特殊的使命而专程来到桂林的。接着，她郑重其事地将克林顿总统亲笔签名的一封感谢信转交到我手中。信中是这样写的——

潘奇斌先生：

“美国之音”记者何宗安女士滑落猫儿山山崖时，您无私地营救了她。对此我们深表谢意。

您的英勇行为，将会作为超越种族和文化的差异的典范而被美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所牢记。您的行为证明，您是一位真正的世界公民。您的勇敢和机智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谨代表美国人民，对您表示衷心的感谢。

比尔·克林顿

1997年3月19日

石副领事同时还转交了“美国之音”电台台长艾米写给我的一封感谢信和一台小收音机。他的感谢信是这样写的——

潘奇斌先生：

我谨代表“美国之音”和全体同仁，对您表示最诚挚的感谢。1997年11月14日，您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在桂林附近迅速果断地抢救了“美国之音”记者何宗安女士，使她幸免于难。我们为了您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仁者胸怀而向您致敬。

“美国之音”台长 艾夫林·利伯曼

1997年3月于华盛顿

11月4日，我回到猫儿山上的铁杉林公园时，见到了当年遇难的10名机组人员中唯一有后代的一名飞行员的儿子——吉姆·杰格先生。他代表全体遇难机组人员的亲属，从美国专程赶到猫儿山来祭奠已失去50多年的亲人。他和我一起合影留念，并对我和蒋军找到他父亲和其他机组人员的下落表示感谢。第二天下午临别时，他还送给我们两人各人一个打火机，上面刻着我们的名字，作为永久的留念。

由于猫儿山冬天的气候十分恶劣，变幻无常，第二次搜寻工作只